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四百四十五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士虞禮第十四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
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賈疏經及記皆云廟而此云殯宮者

廟即殯宮也士喪禮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
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喪服小記注云虞於寢祔
於祖廟是也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

錄第十四 教氏繼公曰此篇言士喪始虞之禮



士虞禮

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蓋未葬時設奠以依之不立尸非朔日薦新無黍稷
以其體魄在殯未遽以神道事之也既葬而返則以
安其神靈為亟而後此之春露秋霜自是始矣故祭
吉禮也虞則祭而未吉以其前因乎喪而後漸趨於
吉也

特豕饋食

饋巨位反
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猶歸也 敖氏繼公曰祭而用黍稷焉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曰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生死皆言饋又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以此而言獻雖主於尊其云饋者上下通稱故祭祀於神而亦曰饋也 李氏如圭曰虞喪祭也大士之祭曰饋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

成事禘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禘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同牲。

案饋食士大夫吉祭之名如下特牲少牢二篇是也。以虞易奠為自凶即吉之始故放饋食之禮行之未葬殷奠用特豚豚解而已遣奠用羊豕亦豚解而已。此云特豕者見此豕之為體解而異於奠也不云特牲者吉祭曰特牲宜辟之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可見其接時而為之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謂吉祭也。鬯人。廟用脩。鄭氏以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不用裸鬯。則天子諸侯之虞亦用饋食禮可知。

存疑。賈氏公彥曰：左傳卜日曰牲，虞無卜日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以上亦當然。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亨音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亨，亨一胖也。

賈疏吉禮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此

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亨於

饗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

賈疏吉禮鼎鑊皆在門東北門外之右是

門西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

賈疏檀弓文鬼

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賈疏廟與寢別既葬迎魂而返神依於寢故以寢為廟虞

於中祭之也

敖氏繼公曰東面謂亨者也饗亦存焉此

亨于門外之西變於吉祭且別於奠也

魚腊饗亞之北上

饗措玩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竈

賈氏公彥曰上豕饗在門

右東面此魚腊各別鑊言北上則次在豕饗之南

敖氏繼公曰於特豕云亨云東面魚腊云爨云北上
文互見也

案門外之右右塾之西南也北上者豕爨在北魚爨
腊爨以次而南其職爨者雍正雍人亦士之私臣與

饔爨在東壁西面

饔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饔饔北上上齊於屋宇

於虞有亨饔之爨彌吉

賈疏周官饔人掌凡祭祀共盛齊盛即黍稷也特牲記饔

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南北直屋招稷在南彼云屋招此云屋宇一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

月薦新始有黍稷仍未有饗至
此乃有亨饗之饗故云彌吉

教氏繼公曰為食

曰饗饗饗在東壁變於吉也其饗亦北上饗在堂下
乃云東壁者見其近於壁也壁饗之間當容人此南
北之節亦當南齊玷特牲曰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
李氏如圭曰黍饗為上上饗與堂檐齊

案饗當亦宗婦為之主人視虞牲則主婦亦視饗饗
與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賈疏

吉時設洗皆當東榮

教氏繼公曰此設洗在西亦以主人位

于西階上故也凡設洗水在外篚在內不別於東西也此篚亦南順而實爵焉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

布加勺南枋

冪迷繹反枋柄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

賈疏吉禮玄酒

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故云上醴也

教氏繼公曰祭而

尊於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
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甌西
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古凶同士吉祭冢用
綌此喪祭乃用絺其義未聞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斂奠時已有席至虞乃有几若
天子諸侯始死即几筵具 教氏繼公曰虞乃用几
辟尊者之禮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几謂奠時也是天子之禮未虞以前已用几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有几始鬼神也

案士禮卑約故奠不設几至祭則几筵不可不具非以有几為鬼神之始也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坵上

苴子於反後同刊七本反

長直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苴猶藉也

賈疏易曰藉用白茅

所以藉祭也

教氏繼公曰云苴者亦以其用名之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

醢便其設之

賈疏尸在與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饌之菹在

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

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便也

鉶菜羹也

泰是清羹

亞次也

賈氏公彥曰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

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 教氏

繼公曰鉶不言豕可知也

存疑教氏繼公曰醢在西東上也東上者變於堂下

之敦位也。鉶亞於醢，又在其西。

案陳豆之法，菹在醢上，故敖云東上，而以亞之者為亞於醢。然經取節於西楹，則如注疏所云東陳者，似得其正也。下節放此菹，右醢左陳於神前，則然耳。初饌時或不拘。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

賈疏：尸前正豆不名為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後乃薦豆，故言從。其四籩則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

婦獻祝亦
是從也

北上菹與棗

賈疏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
銅亞之下而別云北上是不

從銅東為次宜於銅東北以北為上鄉南陳之此其
次在銅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銅以東也據
此陳之次則東北菹為首次南醢醢東栗栗
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

不東陳

別於正

賈疏二豆與銅在獻尸前為正此
皆在獻後為非正故東北別也

教氏繼

公曰此豆籩云從獻者以其先獻而後薦也兩豆亞
之菹在銅西醢在菹南也四籩亞之於醢之南一一
為列也北上者南陳不東上西陳者別於正

案注云東陳者謂兩豆菹醢自西而東教則以為西

陳而東上也亞者各繼所陳二說東西從此判矣以楹為主注說可從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

敦音對藉集夜反注古文藉為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藉猶薦也 敖氏繼公曰藉敦未必有席席字盖因上文而行也特牲禮藉用萑

案敦設于堂下亦喪祭異也特牲敦設于西堂以主婦設之故也吉祭藉不以席則虞不用席可知尸用葦席而顧以之藉敦乎且堂下無設席之法也用萑

用菴吉凶之等也教說得之

存疑賈氏公彥曰先陳席乃陳黍稷于上是所陳席
藉薦黍稷也

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

匱音移
錯七故

反下並同

簞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流匱吐水口也 教氏繼公曰匱

水匱中有水也所以沃盥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
與特牲異者皆為變於吉 李氏如圭曰為尸設盥

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竅

扃居螢反竅迷翼反注今文扃

為鉉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之右門西也 教氏繼公曰

門外之右西方當塾少南也記曰皆設扃竅陳之此亦先設竅乃設扃而云扃竅文順耳陳鼎於西與亨於西之意同 賈氏公彥曰扃雖先云設其設在後案士喪禮小斂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

鼎委於鼎北加扃則扃在鼎上故先抽扃後去鼎則
鼎先設可知扃鼎雖在三鼎之下總言其實陳一鼎
訖即設之案下記皆設扃鼎注云嫌既陳乃設扃鼎
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鼎門外北面北上與士昏及特牲
禮同惟陳於門外之右異耳

案陳鼎蓋各當其鑊之東以少牢陳鼎在鑊之西反
觀之可知也云設扃鼎則牲物已孰而升於鼎矣

匕俎在西塾之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 教氏繼公曰匕亦在俎上

案西塾之西盖當爨北與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正義教氏繼公曰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清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此

俎在塾上執時則升取之如取物於堂然不言肝俎
肝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
取之也

案俎有上下端曰南順則自北而南上端在北羞者
北面執之以上端鄉外而下端自鄉也若南面則疑
於背神矣教說與鄭相左教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
在燔東

存異教氏繼公曰西塾之階在塾西

案門與塾雖視庭差高然不甚遠大抵一舉足可陟耳凡出入於門及由塾者皆無升降之文士喪下篇柩車出入經亦無異則塾無階明矣若左右有階是門與塾多至六階也殆不然

右陳饌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服者士喪下篇云大夫髻散帶

垂也

賈疏自葬日至三虞皆同及卒哭之後乃變麻服葛也

賓執事者賓客來

執事也

賈疏以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故賓客來執事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

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

教氏繼公曰葬服主人髻

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

服疑衰素冠麻經帶也如朝夕臨位主人及兄弟在

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也婦人及內兄弟其服亦如

葬服其位亦如臨位婦人葬服經無所見蓋與既殯

之服同

案朝夕哭之位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則賓亦在東方矣此位如之而教云賓執事在西方者彼賓乃卿大夫與此賓異此賓執事者則朝夕哭門外之位在西方東面北上者是也朝夕哭有諸公卿大夫及他國之異爵者虞皆無之經言如不盡如如其見在者耳婦人位在阼階上南上

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

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免音問
澡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

也

賈疏喪服小記總麻小功虞卒哭則免祝是執事無免法而與總麻以上同免嫌其太重故云祭祀

之禮祝所親
可以免也

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

也右几於席近南也 教氏繼公曰祝公有司之助

喪祭者也其服但當弔服加麻以其接神也則宜少

異故免而葛經帶焉其免也若過於重其葛也若過

於輕輕重相準則與其本服亦不甚相遠也此服亦
當事則然既事則已宗人亦公有司也南上明其與
賓不相統葛經帶云澡則有不澡者矣右几神席南
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
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

案鄭氏謂士無臣故以其所自辟除者為屬官而云
為其長弔服加麻也然據喪服及特牲則士有臣臣

則不當為此服詳見喪服

右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臨朝夕哭

賈疏朝夕哭時門外拜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

也哭

教氏繼公曰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

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

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下篇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
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於朝夕 教氏繼公
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本非正位
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蓋因此以別於既祔
以後吉祭之位也此正與婦人於既小斂有阼階上
之位者其意相類賓即位于西方朝夕反哭同也是
時賓皆為執事而來無異爵者焉惟士而已

案賓長三獻者也次賓則亞獻三獻時羞燔者也其

餘衆賓則舉鼎設薦俎諸事各分執之不足則輕服
兄弟與焉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

祝入門左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賈疏執事即上

兄弟賓即位
于西方者

敖氏繼公曰門內之西祝之位也特

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案虞不見私臣之位則亦當序於賓之下矣不在門
內之東北面者以阼階上無丈夫故空其東與

宗人西階前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賈疏宗人在堂下是主人

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戶外北面

敖氏繼公曰宗人即位于

此者以主人已在階上故也

案宗人亦公有司不與祝同位于門西北面者以主人在堂欲近之而詔其禮也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

升止哭

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 李氏如圭曰苴東縮順神東面也止哭為將祭也 敖氏繼公曰東縮上西也止哭為祭事至祝洗解升則執之以入俟時而酌亦異於吉也

案苴曰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鄉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
記曰虞杖不入於室柎杖不入於堂然則練杖不入
於門明矣

通論教氏繼公曰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
皆先祝而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皆異於吉祝在
左之義見聘禮

贊薦菹醢醢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

賈疏

特牲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決之

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

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賈疏曾子問文承朋友奠下故引之既取大功以下則齊斬不

執事可知

賈氏公彥曰齊斬不執事惟為此時至於尸

入之後亦執事兩邊棗栗設于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 教氏繼公曰醢在北豆南上也席南上而豆如之神饌之異者也主婦不設豆與敦未敢同於吉也

案主婦不設豆與敦固是變於吉亦以主婦容是主人之母則是以母而助子祭嫌焉故辟之也洎主婦亞獻而兩籩仍自薦之足以見之矣賈疏雖陰厭亦主婦薦蓋言主婦於祔祭時乃薦耳或亦未必然曾子問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奧謂之陰厭祔祭者不必皆宗子之殤則不得因此疏疑本經虞祭有陰厭也陰陽厭之說詳見後

通論李氏如圭曰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

斬哀者不與祭大夫齊哀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祭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哀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不取齊哀者又辟大夫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長知
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

教氏
繼公

曰謂鼎設于西方者之位如此
明其與設于東方者相反也

凡事宗人詔之

教

氏繼公曰此云長在左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耳鼎在門外北面則舉時長者在西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扃

七佐食及右人載

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鼎為宀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

敖氏繼公曰設鼎南北節當南於洗東東面亦順主人之面位也此執匕俎者亦三人各兼執匕俎也從

設從鼎入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
匕西枋也左人亦抽扃予左手取鼎委於鼎北加扃
乃執匕而匕惟言抽扃竈匕省文耳

案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
面蓋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
在門外之爨亦同

卒杙者逆退復位

杙七
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賓位也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

稷

注今文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實尊黍也

賈疏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

教

氏繼公曰俎南豕魚二俎之南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經言敦注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

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

案敦簋之別疏據明堂位而云然其實二名相通可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用簋也

設一鉶于豆南

正義教氏繼公曰設一鉶貶於吉

佐食出立于戶西

注今文無于戶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饌已也 賈氏公彥曰佐食出者

無事不可以空立 教氏繼公曰既設俎則出而立于此矣後言之亦終上事乃及之也

案佐食之立南面戶西堂上尊者之位佐食乃立于此者有事於室則此為閒處不嫌也

贊者徹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于門外 教氏繼公曰以公食禮士喪禮參攷之則此徹鼎亦當與設俎相屬為之言於此者與上文之意同贊者賓執事者也

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

會如

字注今文
啟為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 賈氏公彥曰特牲少牢直言酌奠不言所酌者

以彼直有酒故不言酒是酒可知此酒醴兩有所奠者醴故須言醴也彼單酒此兩有者以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故虞亦兩有異於吉祭也 教氏繼公曰祝既酌醴南面命佐食遂於此俟之

案祝由主人之後至北墉下直醴甌北鄉取勺去冪酌醴於觶仍冪之加勺乃右旋南面右執觶立於尸左命佐食俵佐食啟會訖乃奠之特牲少牢酌奠畢

乃命佐食亦吉凶異也

祝奠解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位復主人之左

賈疏上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

教氏繼公曰此酌醴用解別於酌獻也先啟會乃奠亦異於吉主人此拜為食具也

案自食具而後主人再拜稽首者三祭於神當以吉拜將之也至賓出而主人拜送則稽顙祭畢仍以喪拜拜賓也

右設饌

祝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告神饗也 教氏繼公曰饗辭

即記所云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者也

案此饗特牲少牢皆無之故或以為無辭然記明言饗辭不可易也注疏以祝辭當之似非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鈎袒如今擗衣也

賈疏若漢時人擗衣以露臂

教氏繼公曰祭為神祭食也鈎袒蓋外卷其袂以出臂也為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為其汚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膑上神祭用膚亦別於尸也祝取奠解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於

故處主人拜為饗也既祭乃拜者以此饗禮成於祭也於此而饗且為之祭皆異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

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

賈疏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至此祭于苴乃延尸是

孝子於迎尸之前用苴明是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以此定之也

或曰苴主道

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

賈疏舊解有云苴似重為主道

若然則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而無之是苴為藉祭非主道可知

案謂苴為主道者固非然以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

奠之仍未見其異於主道之說也吉祭無苴虞有苴以吉祭不為神祭而虞則為神祭也敖氏之論析矣春官司巫祭祀共菹館豈彼為哉而祭故亦同於喪祭與

存異張子曰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已作主則否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下祝劉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敖氏繼公

曰祝祝之辭則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如初亦再拜稽首也祝饗與祝皆在其位

案注言釋孝子祭辭而不言何辭教氏據記文以實之是也先饗後祝則先畧後詳禮亦宜之復位謂主人復西序東面之位以事神禮畢迎尸未至故也

右饗神

祝迎尸一人哀經奉篚哭從尸

哀七回反
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
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

賈疏主人
哭出復位

無從尸之理又哀經非疏

遠故知是主人兄弟也

檀弓曰既封而祝宿虞尸

賈疏引此以證

虞祭有尸之事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

蓋人之冤鬼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
則不饗冤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
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
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耳 教氏繼公曰云哀經明其為主人兄弟且不易服也祝出迎尸而主人不降亦變於吉

案吉祭有所俎主人之所親設也虞未可以吉故不用所俎以篚代之而次於主人者奉以從尸亦放吉祭為之而又以別於吉也如主人無親昆弟則以子若昆弟之子為之又無則大功以下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

賈疏主人在西序東

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

尸入主人不

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賈疏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阼階東敬尸也故此

不降為主哀

教氏繼公曰此婦人踊惟繼丈夫之後不

以尸行為節

淳尸盥宗人授巾

淳章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

賈疏

上文賓與宗人皆在執事中既宗人授巾明沃盥者賓執事也

教氏繼公曰亦於

入門左之位為之

案上云匱水錯于槃中在西階之南尸入門先西行折而北行當西階北面盥宗人取巾於執巾者而授之既則宗人受之面位見記

尸及階祝延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進也告之以升

賈疏特牲注云在後詔侑曰延又少

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記云尸設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以此言之降則在尸前也故禮器云詔侑無方

教氏繼公曰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

案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

賈疏

上無宗人詔踊之事以此云如初明前踊并明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注云凡也

教氏繼

公曰如初如其丈夫先婦人後也下文放此

存疑教氏繼公曰至是乃云宗人詔踊明尸入門而踊者非宗人詔之也

案宗人非一俱在西階前北面尸入門時一宗人詔踊又一宗人授巾其詔踊者立如故也踊三者三宗

人自皆詔之經文前後互見者多有教說似泥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止尊尸也 教氏繼公曰將有

事也

婦人入于房

正義教氏繼公曰祭禮婦人當在房中前此在堂者以其有尸入之哭也哭止入于房及尸謾則又復位而哭也

右尸入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妥吐
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妥安坐也

賈疏爾雅云妥安坐也
尸即至尊之坐或不自

安則以
拜安之

敖氏繼公曰此皆變於其吉祭也士之吉

祭尸既坐主人乃拜妥尸祝不拜

案尸入室即坐而卒祭周人之禮也主人拜以妥之
若惟恐其不妥者然非必尸有不安之意待拜而後
安也記云尸坐不說屨祭事嚴也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

從才用反下
從者並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篚象特牲所俎以擬盛尸之饌

鄭氏康成曰北席北也 教氏繼公曰立俟其祭

之畢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孺于醢祭于豆間

孺如員反又如
悅反一作換

正義教氏繼公曰右手取奠于左手執之為右手將
有事也下祭之類此者皆于豆間特於是見之耳

祝命佐食墮祭

墮呼
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官

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

賈疏凡祭皆手舉之鄉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藏其

墮春官守

祧職文

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

賈疏二字皆

非墮下之義

齊魯之間謂祭為墮

案教氏以墮為綏綏為授字之誤蓋未必然說見特

牲禮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

尸嘗醴奠之

下祝之又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迎尸後祝辭即下記饗辭云哀子
某主為而哀薦之饗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 鄭

氏康成曰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敖氏繼公

曰此拜為祝祝也故尸不答拜凡祝祝之辭皆告於
神者嘗醴奠之復於故處嘗與啐之異同未聞

案疏祝尸之辭即饗神之辭也經一饗二祝皆當有
辭而記惟有二意者取饗神之辭而再釋於尸與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手執之

齊才
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將有事也

賈疏下文祭鉶嘗鉶是也

教

氏繼公曰於此舉之明其不在舉數中也下篇意亦類此

案禮成於三故牲體三舉下文幹胛肩是也脊與肺同舉而在邇敷之前故不在舉數此舉肺當兩手絕之以祭尸不爾者佐食絕之以授尸故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特牲祝命邇敷佐食邇黍稷于席上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濟之彼舉肺脊在邇敷

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

賈疏特牲尸實

舉於

菹豆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邇近也 敖氏繼公曰士之吉祭

並邇黍稷此亦其異者

案黍稷並設之敦必偶也側邇之喪食略也

尸祭鉶嘗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

祭豕鉶嘗羊鉶

賈疏引此者證嘗鉶時亦用柶下記云鉶芼用苦若薇夏用葵冬用菘有

柶是也

案虞祭用特豕則祭鉶嘗鉶有豕鉶無羊鉶

泰羹清自門入設于鉶南載四豆設于左

清去及反載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異味也清肉汁也載切肉也

賈氏公彥曰前云祝奠解于鉶南此又云設于鉶南

者以泰羹清未設故解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南解北

留空處以待黍羹滑也。載設于左，正豆之北也。教氏繼公曰：黍羹，豕肉之汁也。設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左醢，北也。庶羞，惟用載，亦變於吉。案菜羹，鉶之正黍羹，其加也。菹醢，二豆，豆之正載。四豆，其加也。有正，有加祭禮也。黍羹滑，自門入，爨在門外，新自爨來，欲其熱也。內則云：羹齊視，夏時設於左，不言所上四豆一物也。

尸飯播餘于篚

飯父返反下同
注古文播為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

于會

賈疏曲禮云毋搏飯又云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飯用手也

教氏繼公曰

於尸之初飯即言播餘是每飯皆然也惟飯而已不食舉未忍同於吉也雖不食舉猶左執之

案飯謂食一口也少牢注云小數曰飯少儀小飯而亟之雖童子之禮蓋成人皆然每飯皆小防噎也取諸敷者差多人於口者差少則每飯皆有餘矣不可反於敷又不可棄於席故播于篚以篚本以盛餘饌

者也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齋之實于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幹長脅也 敖氏繼公曰尸既齋

而佐食受之實于筐舉幹不云授尸省文亦以尸受見之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飯間啗肉安食氣

案經無食舉之文凡佐食所舉者尸特齋之而已未嘗食之也注謂啗肉非也曾是喪祭而尸啗肉乎

又三飯舉胙祭如初

胙音格

正義教氏繼公曰不言佐食又不言尸受文又省初謂振祭齊之下放此

佐食舉魚腊實于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

賈疏佐食舉魚

腊不云尸受明尸不受魚腊也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齊之此魚腊實于筐尸不齊故云喪不備味也

教氏繼公曰魚腊一魚及腊胙也於前後二舉不舉魚腊此節舉之又不以授尸以其不在三舉之數

故畧之亦喪祭異也必於此節舉之者所以見前後宜舉而不舉之意也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舉肩者貴要成也

賈疏祭統云周人貴肩

通論教氏繼公曰此三舉牲之體骨始於脅終於肩先賤而後貴也於前後體惟以肩髀者後體則舉其下前體則舉其上亦宜爾

舉魚腊俎釋三个

正義鄭氏康成曰釋猶遺也个猶枚也此腊亦七體

如其牲也

賈疏下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於牲體故云如其牲特牲十一體腊如牲骨亦十

一體與此不同

吉禮異故也

賈氏公彥曰俎釋三个不言牲體

者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臠肫髀脊脅七體此佐食

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髀終舉肩總舉四體惟有臂肫

臠三者佐食於豕俎即當釋此三个故直舉魚腊而

已又特牲釋三个注云謂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此亦

為改饌也 教氏繼公曰佐食於魚亦舉其五腊又

舉其三每俎各釋三个腊體之在俎者亦臂臠肫也
必釋之者俎未即徹則不宜空之此腊亦體五骨二
如其牲

案此舉者舉而實之于筐也吉祭實于所俎以歸尸
此亦當以歸尸也腊如其牲則所舉亦脊胛肩與初
舉之幹為四明矣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筐反黍如初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飯而已士禮也

賈疏少牢十一
飯諸侯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故九飯士禮也

籩猶吉祭之有所俎

賈疏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

齊之皆加于所俎此尸舉牲體振祭齊之皆實于籩故云籩猶吉祭之有所俎也

賈氏公

彥曰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 教氏繼公

曰尸九飯乃卒食雖與吉祭之數同然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受肺脊則尸擯者未嘗奠於豆明矣是亦變於其吉祭者也

案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

以飽為勸也尸九飯案節飯之備數而已故每食播餘亦見其下咽者少也

右尸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

酒嘗之

注古文酌作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無足曰廢爵

賈疏下文主婦洗足爵注云爵有足

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

酌安食也主

人北面以酌酢變吉也

賈疏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北面異故云

變吉 凡異者皆變吉

賈疏特牲主人拜送此云主人答拜特牲尸卒角祝受尸角曰

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齊肝訖加于菹豆此齊肝訖加于俎皆是異于吉時故云凡異者皆變吉

教氏繼公曰北面蓋於戶西北面答拜

案云酌酒者以初酌而奠者醴故此須言酒以別之也廢爵足爵纒爵三獻之差也三者皆異於吉祭而無飾與稍有飾則有間矣云答拜者明尸先拜也酌亦有繼續之義謂先進食而繼飲之以酒也士昏禮

詳之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

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縮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

祗

賈疏祗本也謂肝之本頭進之鄉尸

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

賈疏

據執俎之人西面鄉尸南為左畔有肝北為右畔有鹽尸東面以右手取肝於俎之右畔而擣鹽於其左

畔故云便尸取之也

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

賈疏俎既縮執則狹肝鹽

不容相遠右鹽左肝故云併也

敖氏繼公曰實於俎縮右鹽言肝

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鹽於俎與執者

皆為右

案此即羞俎在內西塾上者也從者從於獻也有正俎矣又有從俎者見其殷勤無已之意亦祭禮如此也賓長即三獻之賓也初獻而賓長助執事者主人尊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濡鹽振祭濟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肝右手也加於俎從其牲體也

教氏繼公曰謂特俎也

賈氏公彥曰復位者賓長也謂復西

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

相悉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
曰送爵皇尸卒爵 敖氏繼公曰不相爵變於吉祝
相爵者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
拜蓋其節宜然也

右主人酌尸

祝酌授尸尸以酌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

卒爵拜尸答拜

醋才各反
本亦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醋報 敖氏繼公曰尸無降席之
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是時飲而卒
爵為尊者之賜也

案居喪不飲酒祭而酢則神賜不可不飲故卒爵且
不卒爵則無虛爵以獻祝也獻祝及佐食皆承尸之
廢爵用之亞獻足爵三獻總爵並同

右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接神尊也

賈疏祝得先獻尊也

筵用萑席

賈疏上文尸用萑席以尸在喪故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知用萑

李氏如圭曰萑似萑而細

教

氏繼公曰筵祝蓋贊者也筵於北墉下尊之西也室中之席南面以西方為上既筵則祝升席與

案注云尊者謂尊於佐食也南面祝之正位於主奧者為配位也贊者屆時升堂取席於房中入室設之已乃降復位其設薦也亦然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祝因反西面位 教氏繼公曰
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於醕尸獻尸之後因而獻
焉承已飲之後乃不洗而獻祝者下尸也坐受爵者
因尸禮也以明其由尸而得獻祝既受爵主人乃反
西面位答拜

薦菹醢設俎

正義教氏繼公曰亦替薦而佐食設俎

案此菹醢所謂從獻豆兩者也俎在階間佐食降取
升入設之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濟之興加于俎祭酒
嘗之肝從祝取肝濡鹽振祭濟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

答拜祝坐授主人

注今文
無濡鹽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薦亦右手以菹濡醢祭于豆閒
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絕文
省以肝從亦賓長也祝亦左執爵乃取肝不言之者

同於尸可知也授主人下宜脫一爵字

案興取肺者變於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絕之也興加于俎者既興取之則不宜坐加之故興也祭酒之上似脫一坐字祭無不坐特牲坐祭酒啐酒是也祝取肝不興皆因於尸也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

乃東面立

賈疏主人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畢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案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間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然上經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篚以實爵故鄭云篚在庭也疏乃曰無文蓋失檢耳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有足輕者飾也

賈疏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

哀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

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賈疏

引此證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

賈氏公彥曰如主人儀

如上文主人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等儀也

案疏以主婦為主人之婦蓋謂舅沒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事也然此為吉祭言之則可耳若喪事則妻為夫斬哀稽顙未有舍斬哀稽顙之妻而以齊哀不杖之婦為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哀者為多齊哀則既練而除矣是

卒哭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為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以主人之婦為之耳然則足爵雖云輕者飾謂亞獻次於初獻為稍輕非必以服之輕重也曰以母而助子祭可乎曰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子為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饋時薦豆薦敦薦釧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贊者為之惟於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母助子祭之嫌與

存疑教氏繼公曰此不謂之醕而云獻者食尸之禮
非關於主婦故此禮與彼不相蒙而惟以進酒者為
稱也

案醕尸即初獻以其繼卒食而言故曰醕亞獻則上
承初獻自不當言醕矣食尸雖主人主之而謂無關
於主婦豈主人主婦判然不相屬乎教說支矣
自反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棗棗美 賈氏公彥曰特牲宗

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此主婦自反不使宗婦者以喪尚縱縱反吉故也上文主人獻使贊薦菹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彼為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已自獻故自薦也李氏如圭曰自反者自往取之而反也此兩籩及下獻祝籩即上饌時亞於從獻豆之四籩也教氏繼公曰自者明其不用贊也吉祭則宗婦贊之

案主婦出堂東面取籩左手執棗右手執栗以入設

下獻祝同

尸祭遵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謂主人儀

賈疏尸祭遵以下至獻祝獻佐食並如主

人儀故皆云如初也

教氏繼公曰祭棗栗于豆間也亦祝取

而授之特牲祝贊遵祭尸受祭之燔從之賓謂次賓也燔蒙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

案教氏知燔從為次賓者以賓長三獻亦燔從明非賓長則當次於賓長者一人羞之也主人獻而賓長

羞主婦獻而次賓羞亦羞次宜然也尸不酢主婦喪祭禮殺也

右主婦亞獻

酌獻祝遵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正義教氏繼公曰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遵位則在豆俎西

案教氏云四事謂祭遵祭酒祭燔卒爵也云皆此四事者明佐食不皆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纒於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纒爵口足之間有篆文彌飾

賈疏纒是

屨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纒亦是口足之間有飾可知主婦爵有足已是有飾今口足之間又加也飾也

案賓長亦獻祝獻佐食次賓燔從尸祝亦備焉佐食其祭酒而不卒爵乎以三獻畢尸將起故也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堂上西面位

賈疏上云婦人及內兄弟即位于堂

明復位者還

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復此位也

案尸將出而哭踊其節與尸入同也故復堂上位以
俟焉吉祭無堂上位喪祭有之為哭踊也主人不由
阼不位于東序亦以辟婦人也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面告告主人也

賈疏主人東面故祝西面對而

告之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

閒嫌也

賈疏若言養禮畢於尸中閒即嫌諷去之也或本閒作閑音以養禮事畢而尸空閑嫌諷

去之

通論教氏繼公曰上云主人升堂復位而此云祝出戶西面告利成則主人虞祭與反哭之位皆入堂深矣李氏如圭曰告利成致尸意於主人也

案告利成則尸將出矣人子之心見尸如見親事亡如存也故事已而哀不已所謂自致者也

皆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

賈疏
上言

主人哭則主人之外總麻以上凡在

位者皆哭矣故注總言丈夫婦人

案皆哭則無服者亦哭可知不哭者惟尸與祝耳尸不自哭祝則接神也疏言總麻以上拘已

右祝告利成

祝入尸謾

謾疏屋反古
文謾或為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謾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

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 敖氏繼公曰祭既畢
矣尸必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哭從尸

案從者即前哀經從尸之一人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

者之節悲哀同

賈疏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
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是

以三者皆如之

敖氏繼公曰祝前者道尸也踊如初者丈

夫先婦人後也云降堂者明其方降於階上而即踊也

右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扉用席

扉附胃反

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

庶幾歆饗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也

賈疏上文饗神時設几席

于室中東面右几今云几
在南明其同皆東面也

扉隱也於扉隱之處從其

幽闇

賈疏謂以席為障使之隱也

賈氏公彥曰祝反入謂送尸

出門而反入也徹者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也
如其設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也

敖氏繼公曰設于西北隅者亦以尊者之盛饌未可
遽徹去之故改設于此也蓋徹與徹喪奠而改設于
序西南之類者同意祝改設之亦變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南面漸也

賈疏特牲吉禮東面右几今虞為喪祭設

几與吉祭同示

鄉吉有漸也

敖氏繼公曰几在南在饌之南也

扉用席者以席之一端倚於几一端倚於俎則足以障蔽其饌矣如是者明其非為求神

案鄭氏陰厭陽厭之說陸佃陳祥道俱不然之敖繼公亦為別解詳見特牲虞祭所舉牲體尸躋而不食則無與於厭飫之義明矣

右改設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薦席者執事者也祝薦席初自

房来

賈疏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執事者凡主人之事不言官者皆其為之也上文神席在

西序下此祝薦席經記俱不言知自房来者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士昏禮士冠禮席皆在于房故此祝席亦自房来今還于房也

贊闔牖戶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

賈疏或者

遠人乎禮記

贊佐食者

賈疏室中行事惟有祝與佐食上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

郊特牲文

闔牖戶者

是佐食也

主人降賓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未入位

教氏繼公曰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也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

賈疏上云復位是殯

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出大門可知

賓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饌

者兄弟也

賈疏賓即執事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惟有兄弟故知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教氏繼公曰送此賓亦稽顙者為徒勞之故重拜其辱也吉祭之賓有俎主人則但拜送之而已蓋儀物相為隆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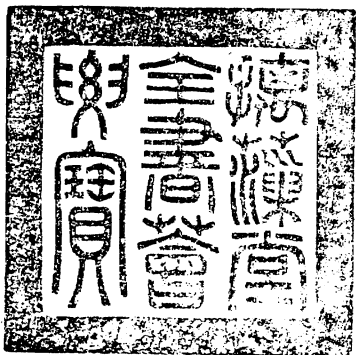
通論李氏如圭曰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於西北隅易服揚涼謂易祭服反喪服蓋謂練祥之

祭也當攷

右事畢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覆校官檢討 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 臣張秉愚

謄錄監主 臣孔廣枚